



【新闻传播学研究】

# 技术、传播与社会表达:中国网络语言的三十年变迁

周妍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伴随互联网在我国的应用与普及衍生的社会表达方式,网络语言从诞生至今已三十年。以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的时代更迭为划分依据,可分为 Web1.0、Web2.0、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不同阶段,网络语言也相应地从网络空间的新型语言演变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常用语。在传播技术系统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探索和梳理网络语言中体现的思维观念和知识类型象征性效力的变迁,总结我国接入互联网三十年来网络语言发展的特征与经验,应用技术—传播—社会三层联动的新研究范式重新审视网络语言,也是全球化语境下深入剖析语言资源在语言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隐性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 网络语言; 信息传播; 社会表达; 语言安全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24-03-016

我国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至今,历经三十年高速发展,互联网推进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迁,社会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则)不断更新迭代,促使基于人类交流互通的社会表达产生了从形式表层到深层意义的历史性变革。作为一项独特的超级“大规模技术系统”(LTS),互联网是与社会融合交织的生态网络,依托具备不被约束、自发、平等特征的联结技术,原子化的个体能够参与其中并表达带有主体性特征的社会意识和媒介感知,促成网络语言这种新型社会表达的出现和普及。社会表达是关于社会思考和交流的理论,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是社会生活中个体交流过程产生的一系列概念、陈述及解释,既影响了人群也被人群影响<sup>[1]</sup>。站在中国互联网发展三十年的历史节点,考察网络语言在互联网“联结”演进历程中的形态发展和价值变迁,是总结中国互联网推动和催化社会变革的独特视角。

## 一、网络语言研究的三十年演进

在我国互联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四大门户网站为代表、以 Web1.0 为特征的 20 世纪 90 年

收稿日期: 2023-10-1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叙事的底层群体主体化及其对互联网舆论的影响研究”(23CXWJ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传媒治理研究”(22JJD860016)。

作者简介: 周妍,博士,山东大学副教授,从事网络舆论、新媒体与媒介文化、传播符号理论研究。

代,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以BAT(百度、阿里和腾讯)崛起为代表、以Web2.0为特征的21世纪的最初十年,可以视为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后BAT称霸、TMD(头条、美团和滴滴)崛起,以移动互联网为特性的21世纪10年代,成为第三个阶段;以Chat 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生产和分发中的应用,标志着互联网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与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同步,网络新词、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词媒体、网络话语等与网络语言相关的概念先后出现,凸显了这种新型社会表达形式在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较早出现的网络新词,强调了其形式和含义新颖,且从生成到普及的时间短等特点。网络热词、网络流行语等则突出了网络语言接受范围广、传播热度高等特点。词媒体出现在Web2.0时期,强调了这种新的网络语言具有以最简短的形式传递信息的媒体属性。网络话语则借助“话语”概念的时代性,凸显了这种语言现象生成背后底层群体对话语权的争夺。网络语言是近年来比较常见的概念,表明互联网是其主要的发源地。

学界对网络语言这种社会表达新方式的关注是及时和敏锐的。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以及LLR(对数似然率)算法,以“网络热词”“网络新词”“网络语言”“网络流行语”“网络话语”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发现,国内学术界对网络语言的最早研究成果出现在1997年,发端于语言学,现有成果涉及中国语言文字、新闻与传媒、外国语言文字、高等教育、出版、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文化、社会学、统计学等9个学科,截至2022年底共检索到有效文献6902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语料库、符号学、话语分析、媒介学等。在研究热点主题的聚类视图(如图1)中,色块代表聚类的区域,色块内部包含聚类关键词,节点 $N=871$ ,连线数 $E=2269$ ,网络密度 $Density=0.006$ ,在算法形成的模块中,模块值 $Q$ 越大,说明聚类效果越好,其中“网络语言”“网络热词”“模因论”“隐喻”和“影响”的模块值 $Q$ 最高,说明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多。同时前五大聚类的平均年份在2007—2012年前后,说明在此期间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从代表节点促进作用的中介中心性指标来看,“网络语言”“网络词语”“网络热词”和“流行语”等与其他热点关键词之间的通信较强,说明其经常处于和其他关键词通信的路径中,对文献之间的互印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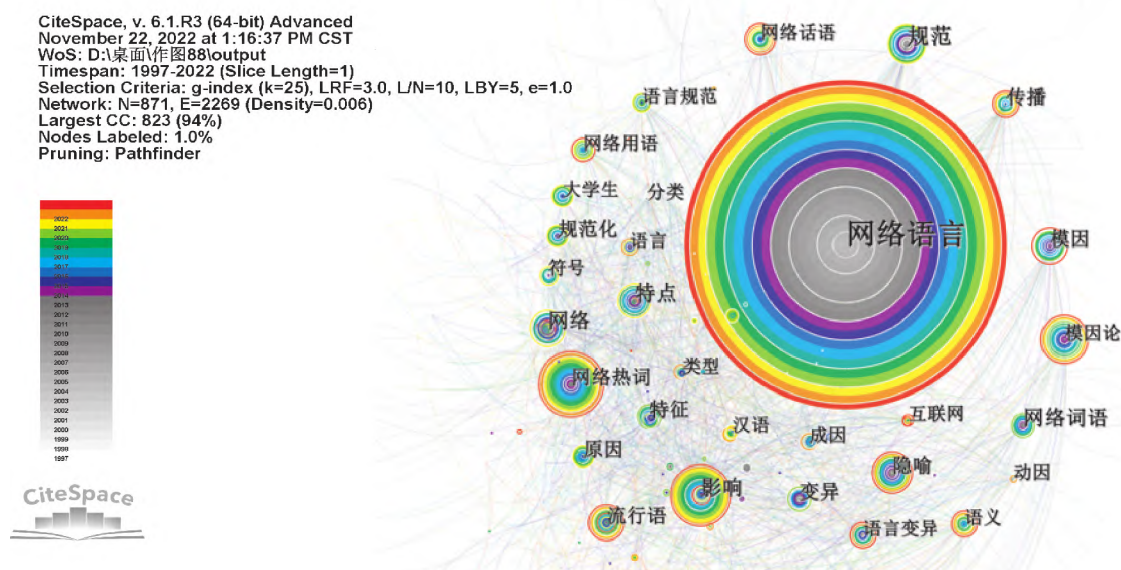


图1 1997—2023年网络语言研究热点共现图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主要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将“语言”与“社会”作为两个变项来研究这种伴随互联网应用与普及衍生出的现代汉语新类型。为适应互联网高效连接、便捷输出的要求,网络语言的音位、词汇和句法等具体的“语言变项(linguistic variable)”<sup>[2]</sup>

呈现极为简易和任意的基本特征,数字、字母、符号等字符可以根据表达需求进行拼接组合,打破了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sup>[3]</sup>,多语素混用、多形式组合、多语态融合等现象极为普遍<sup>[4]</sup>,通过字符代替汉字、句法成分的移位和省略、语式结构经济适用等方法,适应了语言经济学的需求<sup>[5]</sup>。为了追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鲜活生动等音韵效果,叠音、谐音、通假、借字等现象在网络语言中尤为常见,拟仿、摹状、借代、隐喻、借喻、别解等修辞方式在网络语言中的使用极为灵活多样<sup>[6]</sup>。

伴随互联网技术诞生的网络语言,作为人类社会象征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社会阶层、社会网络和实践共同体等“社会变项”方面最具变革性<sup>[7]</sup>。网络语言的形式特点,极便于互联网用户的理解、接受、同化、记忆,形成群体共享的社会意义后,迅速实现了从网络空间到现实社会的传播<sup>[8]</sup>。借助互联网以复制信息内容为主的纵向递进基因型传播和以差异信息同型传递为主的表现型传播,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可以随时实现形式的转换与意义的叠加,便于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力<sup>[9][10]</sup>。

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出发点,结合传播学、新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探讨网络语言作为表征符号的生成意义与传播价值,是另一类重要的研究思路。网络语言作为网络空间表达观念的符号象征系统,在实现能指的狂欢过程中,冲击了传统的社会象征系统,是民众参与话语权争夺的工具<sup>[11]</sup>。究其原因,从外在条件看,互联网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挑战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威性,推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社会表达中来,网络语言的生成与传播才呈现井喷之势<sup>[12]</sup>;从网络语言自身特点看,这种符号系统具有“游击性”、隐蔽性、趣味性、衍生性和传染性等特点,迎合了民众因互联网技术加持,日趋凸显的主体性和表达需求,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潜力<sup>[13]</sup>。除此之外,大众在网络语言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情感的主动表达与释放,使其成为一种社会心态、社会情绪与态度的晴雨表。互联网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与运营机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网络意见领袖的地位和影响,也在网络语言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

在互联网作为底层逻辑深度嵌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网络语言被持续、大量地生产出来,这种社会表达方式被普遍接受的同时,学界剖析与论证的视角和维度也在趋于多样和深化。2010年前后,学界对与网络语言相关的概念“词媒体”的关注,凸显了对网络语言信息价值的认识,挖掘其浓缩核心新闻要素,实现快速传播的信息载体的特点<sup>[14]</sup>。“词媒体”的概念凸显了网络语言的新闻价值,与新闻信息有相似的传播属性和互补的传播功能<sup>[15]</sup>,致力于网络语言收集、整理、阐释与传播的新媒体平台一度成为传统媒体新闻线索的重要来源。随着网络语言的数量发展、内容丰富以及影响力的扩大,逐渐从互联网空间渗透进新闻语言中,一方面使新闻话题具有新鲜度、新闻内容活泼生动,满足了更多受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对网络语言的使用,可以实现对网络语言的再阐释,消解可能蕴含的或虚假、或负面的意义<sup>[16]</sup>。

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吸收网络语言,利用这种承载和聚焦网络舆论的符号,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民间舆论场产生影响力和引导力。互联网进入Web2.0阶段以后,网络语言传播新闻事件的功能日益凸显,又因便于理解和再传播的形式特征,成为互联网用户意见表达、追问真相、监督问责的重要载体,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sup>[17]</sup>。但是多传播主体的积极、持续参与,又使网络语言与现实事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叙事时间上呈现出多维性<sup>[18]</sup>。关注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实践和交往行动,分析其内在机理,对互联网治理的意义得以凸显<sup>[19]</sup>。

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社会阶层、网络圈层维系共同体的黏合剂作用,也容易造成话语失范和不理性情绪蔓延等问题。因此,在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领域如何善用、用好网络语言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sup>[20]</sup>。在对网络语言的性质、风格、内容及其表征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一些典型的、具体的网络语言,也是学者关注的对象,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剖析,探究当代青年亚文化、粉丝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

的发展动态<sup>[21]</sup>。

现有研究成果从社会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新闻学以及社会学等多种研究视角剖析网络语言,揭示了在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催化下,网络语言作为更新最快的语言形式从语法、语用、语态等多方面对现代汉语产生的冲击。同时作为社会表达新方式,探讨网络语言在身份认同、圈层缔结、舆论监督、文化建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根植于传播技术系统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梳理分析我国接入互联网三十年来网络语言的发展变迁史,发现网络语言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是在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字传播时代,技术—传播—社会三层联动的新研究范式的微观实践。

## 二、网络语言(1994—2003):弱连接技术催生的符号化语言

1994年4月20日,我国正式开通了64K专线,运行TCP/IP协议,实现了与全球性互联网的全功能互联互通,进入以PC互联网为特征的弱连接时代。弱连接是通过计算机高级语言(HTML)、网页传播应用协议(HTTP)和文件地址系统(URL),实现内容的数字化呈现,并通过互联网经营者的力量实现相互链接。在以内容数字化呈现为基本特征的Web1.0时代,早期互联网企业开始萌芽,以新浪、网易等为代表的门户网站出现并迅速发展,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级新闻网站和上海热线、武汉热线等地方新闻网站纷纷创建,阿里巴巴、百度、盛大、天涯社区、当当网等互联网公司陆续创立,B2B、B2C和C2C等电商模式相继出现。门户网站、互联网企业、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以西方为中心扩散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旧媒体”生态被逐渐打破,“信息经济正在取代石油、电力和机械工程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sup>[22]</sup>,网络新媒体开始走向世界信息传播格局的中心舞台,全球信息传播格局与生态革命正在勃兴。

一个社会在传播格局和传播手段上的重大改变都直接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组织方式、构造逻辑和运作法则<sup>[23]</sup>。彼时,电子邮件、电子公告牌、线上交谈、文件传输、远程登录、信息检索等Internet的基本服务迅速风靡全球<sup>[24]</sup><sup>81</sup>。网络新媒体的使用者虽然还是信息的单向、被动的接收者,但信息数字化呈现背后的新媒体的经营者和组织者已经挑战和动摇了传统媒体的信息生产者主体性地位。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看,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网民数量已从1994年的8万增长到890万,上网计算机数增长到146万台,CN下的注册域名与WWW站总数量分别增长到29045个和9906个<sup>[25]</sup>,内容数字化呈现的普及和深入,与信息交流手段的全球连接同步,唤醒了符号的感性力量,表情达意的数字化符号应运而生,网络语言初具雏形。

截至1999年末,在全球近2亿的网民中,1亿以上的网民IP地址在美国。互联网虽然致力于全球互联互通,但在Web1.0时代,无论是互联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还是网民的数量和规模,仍然以英语系国家为中心,也就决定了初期的网络语言以英语和计算机符号为主要形式。信息沟通过程中,加快沟通速度和显示语气语调催生了最早的网络语言,其中提取首字母和同音简写是最常见的创造方式,如Laughing Out Loud简化为LOL,By the way简化为BTW,See you用CU代替等。这些网络语言通常出现在其他完整信息的句首或句末,实现态度、情绪的呈现与表达,如The company says that the product will be delivered on time (LOL)(公司说它会按时发送新产品,哈哈)。随后计算机键盘中常用的字符也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带有画面感的表情符,这种类型的网络语言插入到大面积的、单调的印刷体字符中,能使网民的阅读体验变得愉悦和美妙。符号与符号、符号与字母灵活多样的组合,形成了几百种表情达意的网络语言,比较常见、应用广泛的有“-)”表示高兴,“- (“表示不高兴,“- (“表示眨眼,“- o”表示惊讶,“- X”表示闭嘴等。

Web1.0时代的网络语言,展示出互联网技术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此时网络语言的理解与使

用局限于互联网开启的数字虚拟世界中,只有在熟练操作接入互联网的计算机过程中,才需要理解和使用这些符号性语言,这就对当时多数的非网民产生技术壁垒,网络语言成为少数拥有新技能网民的身份标识。同时,这种网络语言因具备简单化、视觉化的特征,极易被需要使用此类符号的网民理解和使用,提高了沟通的效率和效果,并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使网民初步感受到了视觉化符号使用的愉悦。Web1.0时代的网络语言标志了一个文化新时代的诞生。如尼葛洛庞蒂所言,一个艺术表现方式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尽管这种做法似乎把重要的艺术作品全然世俗化、数字化了<sup>[26]</sup><sup>82</sup>。

### 三、网络语言(2004—2013):用户创造内容(UGC)激发的媒体性语言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国的新浪、搜狐和网易却在纳斯达克崩盘前后突击上市,国家电信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加大,互联网行业吸收风险投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2002年中国本土第一个博客网站“博客中国”开通,当年中国本土第一个自主创立的维基类网站“网络天书”(http://www.cnix.org)开通,网易博客、六度交友、互动百科、Chinaren等一系列以开放性、交互性和便捷性为特征的新型网络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互联网在这一阶段开始显示出高速、蓬勃发展的态势。

博客、播客、豆瓣、维基百科等21世纪之初崛起的新型网络产品,主要是Tag、RSS、Ajax等技术的应用。其中Tag是由用户自定义的社会分类,不同的网络用户可以通过Tag进行内容查询,通过标签或关键词找到其他用户收藏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大家共同收藏的URI找到其他用户。RSS是一种聚合内容的技术,博客用户可以在借助支持RSS新闻聚合的客户端,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阅读支持RSS输出的内容。Ajax技术的应用,决定了新型网络产品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Asynchronous(异步交互)、JavaScript(脚本)和XML(封装数据)三种技术的组合称之为Ajax,是维基百科类产品的关键性技术。博客类产品、维基类产品的普及,使网民不仅可以免费浏览、获取网站内容,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专业和理解,按照网站简单的编辑规则和流程,参与网站内容的创立和编写,并获得相应的奖励,网民成为内容的生产者,相互之间还可因共同兴趣构建起交互性关系。

以内容互联为特征的Web1.0时代升级为以用户多向传播为基本特征的Web2.0时代,博客、维基百科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信息传播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海量的信息存储、新闻背景的立体化呈现、个性化的服务等优势,同时实现了传播机制的根本性变革。首先,网络新媒体的信源是开放的“源代码”,信息文本不再只具有“可读性”,而是始终处于“可链接”的开放状态。其次,网民集信息的生产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为一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守门人”的束缚和限制,传播过程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传播转变成多对多的平面化双向互动传播,弱化了程序化、政治化和格式化的上传下达对传播效率的影响,实现了互联网空间个体与个体超越时空限制的沟通与连接,凸显了自主性和个性化的传播效果。以分布式的互联网为技术平台,以开放的个体虚拟主体为中心,以自组织的弱纽带为主要方式和以社会资本为主要激励机制的传播机制<sup>[27]</sup>,促使我国快速进入超越制度性局限的“信息大爆炸”社会,国人初步感受到了海量信息与有限时间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困扰。

2006年,《时代周刊》(Time)年度风云人物颁给了所有网民,封面上只有一个词you,此时中国网民已增加到1.3亿,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到来时超过了4.5亿<sup>[28]</sup>。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开放性、便捷性、融合性、个体化,信息的海量性、全球性、低成本性等特征,改变了亿万网民信息被动接受者的身份和地位,促使他们逐渐开始深度介入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相对平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空间,多元化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带来了人类信息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量。网民不得不加快信息阅读速度,提高信息阅读效率,从而占有更多的信息,标题、关键词、图片、符号等碎片化、感性化的浏览式阅读模式,开始挑战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深度阅读模式,简洁、易懂同时凝练事件关键信息

和态度情绪的网络语言进入了爆发期。

人民网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词媒体”,认为这是“一种以词作为核心传播内容的全新媒体形态,利用‘词’对特定时间、地点、人物、时间进行浓缩,利用了口口相传的特性优势,并将其发布到网上或传统媒体,最大限度地加快媒体信息的传播记忆和速度”<sup>[29]</sup>。这个定义很好地总结概括了Web2.0阶段网络语言的特征与影响。首先,从语言的形式结构看,网络语言不再是通过字母或者符号组合简单地表情达意,而是将以汉字为主的各种字符灵活组合,实现信息传播、态度表达和文化表征。如“雷”“宅”等通过衍生、同音、谐音等方法创造出新意的网络语言开始风靡网络,在反复使用过程中,这些新意甚至逐渐消解、取代了词语原本的含义。

其次,从语言的内容意义看,网络语言不再仅因输入更便捷、沟通更有效而被接受和使用,而是已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概括和凝练。“在信息化时代特色日趋鲜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舆论生态,实际上都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由报纸、广播、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形成的传统舆论场,一个是由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形成的新兴舆论场”<sup>[30]</sup>。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中,拥有凝练劲爆的信息、旗帜鲜明的态度、巧妙隐晦的表达等特征的网络语言,极易受到平均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均不高的网民的接受和认同,在传播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加速事件真相披露、施压职能部门更公正透明处理社会热点问题的作用。

再次,数以亿计的网民、不同性质的媒体机构等都成为互联网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多元化主体,原本由社会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生产权力被打破,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任意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是文化的风向标,不仅“反映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状况,也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sup>[31]</sup><sup>250</sup>。从“UP主”“out了”等网络语言的流行可以看出,吸收、引进日韩、欧美等海外娱乐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网络亚文化的流行方式之一。形式上完全突破固有的语法规则的限制,内容上表征互联网中各种类型的流行文化,Web2.0时代的网络语言成为网络亚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缩影与凝练,代表了这种文化类型正在从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

此外,在商业网站的运营和助推下,网络语言逐渐得到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2005年7月上线的互动百科([www.hudong.com](http://www.hudong.com))是一家专门致力于网络新词的生产、阐释与传播的商业网站。这家网站以wiki基础为核心,利用各种刺激和激励措施吸引和鼓励网民参与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词条编写中来,首页推荐也以词条的新闻价值大小作为排序标准,以新闻标题性质的词或短语作为网站导航,便于网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信息检索和阅读。网站与500多家传统媒体、SNS站点和手机报等合作,形成词媒体联盟(如图2),通过定向推送网络新词、热词等方式帮助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发现新闻线索、挖掘新闻价值。通过商业网站的收集、整理、运营,年末评点年度十大热词、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表情包等活动一时方兴未艾,网络语言逐渐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但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息依赖已被打破。网络语言的井喷式发展,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新闻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局面,民众越来越深度参与到新闻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来,广大民众将在新闻的发现、细节描述、背景开掘、意义分析等涉及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中注入他们的能量<sup>[32]</sup>。





图 2 互动百科词媒体联盟图

#### 四、网络语言(2014—2023):演化为超强联结社会的表达方式

2013 年 12 月 4 日,工信部正式发放 4G 牌照,随后我国进入更宽网络频带、更强信息吞吐能力、更快捷传播速度的 4G 网络商用时代。移动互联网由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应用三个部分组成,IPv6 协议、PON 接入技术、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六个主要方面对其进行技术支持,实现了用户接入数量、业务种类、应用范围和计算能力的飞跃。以 4G 技术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与任何其他进行任何方式的通信”。“五个任何”的实现使 Web1.0 和 Web2.0 时期非即时性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转变为大规模网民同时在线并实时互动。2018 年春节期间,微信月活跃用户数量突破 10 亿大关,每天发送信息 450 亿次<sup>[33]</sup>。微信、微博、淘宝、今日头条、网络手游等超级聚合平台逐渐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生产、发布、转载和反馈几乎是零时差或趋向零时差,全国性、全领域的超强联结的新型社会生态开始显现。传统固有的社会机构、组织、运行机制,在以互联网为底层逻辑的超强联结社会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2014 年 2 月 27 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我国网络治理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sup>①</sup>。

互联网发展到第三个十年,中国正式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主力军:通讯技术从 4G 到 5G,信息传播从社交化到智能化,互联网科技创新在不断加速,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与苹果、谷歌、Facebook 等美国老牌互联网企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与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媒体在社会传播新生态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基础设施的优化和网络技术的完善,催生了更多样的应用服务系统,促进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自 2011 年前后兴起的移动互联网热潮,在 4G 时代继续大放光彩。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 2016 年的 51.7% 增至 2023 年 6 月的 76.4%,网民规模也从当年的 7.10

<sup>①</sup> 2018 年 3 月 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政府网.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EB/OL]. (2018-03-21) [2023110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301.htm#1](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301.htm#1).

亿涨至 10.79 亿<sup>[34]</sup>。超强联结社会的数字化和在线化,使原本以单位(机构)为基本运作主体的社会构造裂解为以个人为基本运作主体的微粒化社会。传统社会中不能被看见、无法被利用的微小个体、资源、价值和内容在联结中被激活,同时在微粒的自由联结和互动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互联网不再只是内容和个体数字化联结的新型媒体,引领着整个社会快速进入全领域超强联结的时代。

在此期间,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互联网用户占比从 2000 年的 84%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19.8%<sup>[35]</sup>,可见互联网三十年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基层群体网络化的过程,是一个在历史上从未被看见的个体被赋权赋能的过程。我国的普通民众从作为被动信宿的受众,先转变为主动获取信息的网民,后演进为传播生态中集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消费为一体的、节点化的用户。微粒化的个体主体的社会意识和媒介感知,在自由、自发、平等的联结过程中得以表达和传播,释放出核裂变式的能量。信息传播的内容如何被庞大的、基层的用户群体“看见”“看懂”并“使用”,是这一阶段乃至未来传播发展的重点<sup>[36]</sup>。精英阶层对社会表达路径的垄断和浸润着理性逻辑的书写文字对社会表达方式的影响双双式微,非逻辑、非理性的、诉诸视听感官和情感联结的数字化、图像化语言,与不断更新迭代的信息传播技术相互黏合,正在成为社会表达的主要方式,其中与互联网发展几乎同步的网络语言,因多样化地表征网民主体地位的“传统优势”,演化为新型社会表达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十年,网络语言在不断求“新”。第二个十年,网络语言因“异”成为话语权博弈的利器。在第三个十年,网络语言与互联网技术同频共振,以“联结”为突出特征。首先,网络语言与传统主流媒体相“联结”,“APEC 蓝”“二胎”“新常态”等网络语言实现了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双向互动传播。特别是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连续三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新年贺词中,用到了“蛮拼的”“点赞”“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网络语言,相关表达和同款表情包一时间风靡全网<sup>[37]</sup>。新型主流媒体主动吸收网络语言、生产网络语言,成为主流媒体实现内容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主流媒体成为新的网络语言来源地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破圈传播,使其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很大提高。网络语言成为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相“联结”的表达方式。这种现象不仅体现了主流话语对网络语言的吸收和利用,同时也证明网络语言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从网络虚拟空间渗透进入现实空间。这种内化和吸收相关政策精神和措施要求,再根据目标受众群体的特征或者地域性特点,加以灵活转化和创造的网络表达方式,被秉持传者本位的主流话语吸收。

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壮大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通过形式多样、结构灵活的网络语言表达异议,在互联网发展的第三个十年中更为常见。网络语言形式简单和表意曲折的特征,相较于传统语言更容易受到网络用户的注意,更适应网络群体传播机制。

首先,网络语言在提炼社会热点事件、凝聚网民观点的过程中常带有强烈的情绪情感色彩,这种诉诸非逻辑、非理性情感关系的横向联结与关系认同的网络语言,更容易在互联网空间达成共识、左右舆论走向。基数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在社会热点事件爆发时往往能拥有在地性优势,通过在场“揭示”事件真相、超时空续写事件原委、过度解读事件性质等方式,使网络语言成为“后真相”时代影响舆论的重要话语。同时一些网络语言过度迎合网络用户的想象,追求哗众取宠的传播效果,频繁激发网络暴力,甚至助推情绪化的舆论审判。

其次,在网络围观的过程中,众声喧哗的热情不仅是要对事件的真相进行再叙事,更重要的是表达“以我为本”的认知、判断和态度。网络用户底层化的趋势,使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成为底层群体通过“借题发挥”“曲笔言说”等表达策略或叙事方式,将自身在现实社会的压抑与不满加以投射和发泄的虚拟空间。互联网技术的更迭,造就了中国社会生活诸元素“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



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sup>[38][251]</sup> ,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实现超强联结。

微粒化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主体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联结,已经引发现实社会中人群的碎裂与分化,依据自己主观意图缔结“圈子”和“层级”在当下互联网空间中已司空见惯。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出生和成长的“Z 世代”,更是将网络语言的生产、接受与传播视为身份标识,在彰显自己并获得认同的过程中,构建一道想象性的文化壁垒。这些网络语言的使用,不仅是为了提高交流效率,更重要的是圈层区隔的标志。能否准确理解这些网络语言的意义、是否可以熟练正确地使用这些网络语言,是圈内人对圈外人的考验与甄别。目前国内最大的“二次元”文化聚合平台 B 站(bilibili)的会员申请环节中,就包括对最热门的网络语言了解和使用的考试,网络语言成为不同圈层构建“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标签,理解、使用和传播网络语言带有了集体情感认同的仪式感。同时,网络语言本身具有联结和社交的公共属性,在唤醒“共通感”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越界和破壁。网络语言,因表征了当下社会人们的普遍生存境遇和情感心态,迅速实现破圈传播,成为线上线下表达和交流的常用语。经历三十年发展的网络语言,以易变、流动的形式特征,成为真实与虚拟互嵌、理性与情感交融的当下最具活力和联结性的表征符号。

## 五、网络语言的未来发展与研究展望

迎来发展三十年历史节点的中国互联网,是我们正经历着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互联网的技术逻辑和实践范式正在成为新的发展时期的基础,互联网用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话语是语境、历史条件或现实巨变的产物,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不会产生话语,社会发生变化,话语也随之变化<sup>[39]</sup>。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网络语言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彰显的是以互联网为底层逻辑的社会演进过程。传统社会中从未被看见的微个体、微内容,无法被利用的微资源、微价值被激活,通过联结、整合和协同,形成了巨大的、全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伴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与下沉,微粒化、单子化的社会基层群体以及他们主观的欲望、诉求与想象,都在当下这个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虚拟现实交互”的信息传播格局中,通过相互联结交织产生传播力与影响力。网络用户充分利用在地性和规模优势置身于信息生产的前台,转变为“真相”的表达主体,个体化、沉浸式、故事性的网络叙事趋势,使网络舆论场极易成为各种焦虑、不满甚至敌对情绪的集中发泄地。从语言学、传播学、叙事学、社会学等多种学术视角深入研究网络语言,从中发掘底层群体在互联网人口结构中的规模变化、对网络叙事的深度参与以及在网络舆论演进中产生的主体性价值,不仅是全面理解和把握多元主体的群体传播时代网络叙事发展趋向的需要,也是现在和未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而以 ChatGPT4.0 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科学进步的转折点,也是语言不再依赖人的大脑而生成的革命性起点,未来人机协同生成的网络语言将从形塑认知判断到规训社会生活更为深入地影响人们。考察网络语言三十年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从形式到内容,正在经历人际传播媒介向“人机传播”媒介的转向。ChatGPT4.0 的应用意味着语言的标准开始技术化,机器生成的语言可以比人类语言更为标准和全面,网络语言不仅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表述和表征,未来或许人们还会以数字化的、来源于网络的语言为表达模板,这种“双向奔赴”的背后恰恰是人的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才是人的本质性特征,但在人类语言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中,人的主体性危机以及自我认识的危机势必进一步扩大。从语言的维度进一步探究如何在异质的行动者网络世界中实现有效高质的连接,让散布在虚实互嵌空间中的原子化、比特化的个体实现共享、共通与共鸣,将是未来网络语言研究的核心。

纵观网络语言短暂的发展史,其实质是互联网技术创新的性能与人性表达能力和符号创造能力的互动历史,是数字技术正在构建一个新的泛化的联结交往社会的缩影。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互联网发

展新阶段中,不同身份和价值观的人,甚至机器与物都将联结在一起,探讨如何科学有效地引导和规范数字化、网络化的语言,这是学界研究的新课题、新任务,也是人类迈向数字化共通世界的必经之路。

## 参考文献

- [1] 隋岩. 网络语言与社会表达[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 [2] 田海龙. 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从“指向性”到“呈符化”的进展[J]. 当代语言学, 2023(2): 300-316.
- [3] 李博文, 杨舒航, 肖铮. 贩卖焦虑类网络热词的传播分析[J]. 青年记者, 2020(24): 28-30.
- [4] 刘瑾. 浅论网络热词的发展变化[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7(8): 59-61.
- [5] 周妍. 移动互联网下的传播变革及其社会影响[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2): 165-172.
- [6] 黄碧云. 网络流行语传播机制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1.
- [7] 邹军. 从网络象征符到社会象征系统——解析网络语言的社会影响[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9): 63-65.
- [8] HEYLIGHEN F, LENARTOWICZ M. The Global Brain as a model of the futur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44: 1-6.
- [9] BOXMAN-SHABTAI L, SHIFMAN L. Evasive targets: Deciphering polysemy in mediated humor[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64): 977-998.
- [10] 位迎苏, 曲艺. 网络事件流行语的后现代表征[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7(12): 66-68.
- [11] 隋岩, 姜楠. “能指狂欢”的三种途径——论能指的丰富性在意义传播中的作用[J]. 编辑之友, 2014(3): 57-64.
- [12] 严励, 邱理. 网络流行语传播机制的逻辑分析及话语转向[J]. 当代传播, 2015(1): 41-43.
- [13] 魏明. 传播主体多元化与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权力实践[J]. 江汉论坛, 2022(6): 129-135.
- [14] 陈雪丽. “词媒体”的内涵与特征[J]. 青年记者, 2013(13): 54-55.
- [15] 赖寄丹. 自媒体新闻与网络热词传播的共生性初探[J]. 学术研究, 2018(12): 62-66.
- [16] 张淑华, 王红, 苗彩霞. 理性的公众与幻影的大众——基于互联网情境下新闻事件流行语的考察[J]. 当代传播, 2017(4): 87-89.
- [17] 周俊, 王敏. 网络流行语传播的微观影响机制研究——基于12例公共事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J]. 国际新闻界, 2016(4): 26-46.
- [18] 隋岩, 唐忠敏. 多维时间、情节编制与群体传播的网络话语建构[J]. 文艺研究, 2021(8): 81-91.
- [19] 陈龙. “借题发挥”: 一种中国特色的网络舆论话语生成模式[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12): 63-83, 127.
- [20] 隋岩, 罗瑜. 论网络语言重构社会阶层意识[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 180-185.
- [21] 李姝慧, 王佳鹏. 作为话语的“××民工”: 新中产阶层的网络话语叙事与自我认同[J]. 传媒观察, 2021(10): 48-55.
- [22] 程涛, 吕伟钢. 南方周末: 互联网经济10年凉热(1994—2004) [EB/OL]. (2004-04-22) [2023-09-03]. <https://tech.sina.com.cn/i/w/2004-04-22/0849352828.shtml?from=wap>.
- [23] 喻国明. 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社会传播生态[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1): 14-17.
- [24] 胡泳. 网络为王[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0.
- [25] 方兴东, 金皓清, 钟祥铭. 中国互联网30年: 一种全球史的视角——基于布罗代尔“中时段”的“社会时间”视角[J]. 传媒观察, 2022(11): 26-42.
- [26] 尼葛洛庞蒂.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 [27] 方兴东, 张笑容. 大集市模式的博文传播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06(3): 68-73.
- [28]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1-01-18) [2023-09-17]. <https://cninic.cn/n4/2022/0401/c88-779.html>.
- [29] 中国日报网. 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EB/OL]. (2011-01-19) [2023-09-18]. <https://www.chinadaily.com.cn>.

com.cn/dfpd/shehui/2011-01/19/content\_11884064.htm.

- [30] 尹韵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重大推进[J]. 新闻与写作 2008(7):5-6.
- [31]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 [32] 高钢. 谁是未来新闻的报道者? —— 维基技术的本质及对新闻报道的影响[J]. 国际新闻界 2008(6):60-65.
- [33] 方兴东, 陈帅. 中国互联网 25 年[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4):1-10.
- [3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3-08-28) [2023-09-29]. <https://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3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4-03-05) [2023-11-03]. <https://cnnic.cn/n4/2022/0401/c88-1061.html>.
- [36] 喻国明. 网络新媒体导论[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21.
- [37]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习近平主席十年新年贺词金句[EB/OL]. (2023-01-01) [2023-09-03]. [https://www.ccps.gov.cn/xtt/202301/t20230101\\_156346.shtml](https://www.ccps.gov.cn/xtt/202301/t20230101_156346.shtml).
- [38]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 赵旭东, 方文, 译. 北京: 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 1998.
- [39] 刘建明. 话语研究的浮华与话语理论的重构[J]. 新闻爱好者 2018(9):4-9.

[责任编辑 赵 琴]

## Technology ,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Expression: A Study of 30 Years of Change in Chinese Internet Language

ZHOU Yan

( School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 Shandong University , Weihai 264209 ,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the social expression derived from the Internet language has existed for thirty years. Taking the generational chang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China as the basis of division , it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ages , such as Web1.0 , Web2.0 , mobile Internet ,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etc. Accordingly , Internet language has evolved from a new type of language in the cyberspace to a commonly used language in the real soci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 explor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nges in the symbolic effectiveness of thinking concepts , belief patterns and knowledge types embodied in Internet language , and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languag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since China's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n form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taging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n social change , apply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three-tiered linkage of technology-communication-society to re-examine the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 , and review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language. It is also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hidden value of language resources in the fields of language security and cultural secur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langu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al expression; language security